

茶山夜火

李 竑等著

作品丛书

作品丛书

茶山夜火

李 兹等著

作品编辑部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包括“茶山夜火”、“谷雨前”、“鏡子碎了”、“新媳妇”、“細石溪旁的風雨”等五个短篇。

“茶山夜火”、“新媳妇”是歌頌农村中的新人新事；“谷雨前”是批評某些駐社干部脱离群众、工作飄浮的坏作风；“鏡子碎了”是揭露农村中走自發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应得的后果；“細石溪旁的風雨”是反映农村大辯論的情况和农民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決心。

茶 山 夜 火

李 岫等著

作品編輯部編

★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广州大南路43号）

广东省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号

新华書店广东分店發行

广州印刷厂印刷

★

統一書号：T10111·209

書号：1082·787×1092 1/32·2 7/16印張·49,000字

1957年12月第1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620 定价：(6)二角二分

目 錄

茶山夜火	李 岷 (2)
谷雨前	謝 扬 (25)
鏡子碎了	黎新生 (37)
新媳婦	陈魏忠 (50)
細石溪旁的風雨	关振东 (60)

茶山夜火

李 炫

南方，虽然是十二月了，但在山崗上，松林是青的，溫暖的山溝里还長着青青的草，山水仍然是涓滴滴的流着；要不是山上有着枯黃的野草，就象冬天根本沒有来过这里似的。

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赶着一群牛，潑刺刺地冲进山溝里来。这一群牛又肥又黑，蹦蹦跳着，挂在頸底下的牛梆，哐啦哐啦的响成一片。一下子，整个山溝都熱鬧起来了。

年青的姑娘背着一頂竹笠帽，穿着一套藍布衫，脚下是一双草鞋，走起路来又輕又快。牛群一进山溝，她立刻就往山上爬，她不慌不忙的一步一步的向上走着。不时回轉头来看牛群，看到有那一头不听話乱走的，她就吆喝一声，順手摔出一顆石子，牛便被吓得乖乖地跑回来。

山腰上，一層層的梯地里長着剛剛尺来高的茶树，一行一行，整整齐齐的；虽然是冬天，它还是青青綠綠的，叫人爱煞。这是曙明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新作物。去年冬天，全社的人冒着北風細雨，在这山崗上开出了六七百亩的壟地，把茶树苗种了下去。在这荒涼的山崗上种下值錢的东西，村里的人过去做夢也

沒有想到，就是想到了也沒有力量。現在，居然種起茶樹來了，儘管它還是剛剛種下去，村里的人就都叫這山崗做“茶山”了。

這看牛姑娘叫青鳳。每次她放牛進這山溝，總得爬上山來看一看茶樹，看看它們又長了多少，這天也不例外。她一級一級地巡看着茶苗，不時停下來用她那結實的手，驚喜地撫弄着它們；茶樹在迎着山風搖曳，顯得一片生氣。

山頂上，也有個年青人在走動，他看到山下來了個姑娘，便驚喜地彎起手指，打了個唿哨；接着，他就象一塊石頭一樣從山頂上直滾下來，一下子就到了青鳳面前。

“你怎么到現在才來，我等你半天了！”他不高兴地看着她。

“你沒看見嗎？我帶着一大群朋友呀！”青鳳抱屈地回答。

“你就不知道我心焦，好不容易來茶山一趟啊！我和社長說了半天，他才准我來。還有阿聰也一起來了。”

“到底有什麼事啊？”青鳳問他。

他挨着青鳳坐了下來，呆呆地看着她。接着他抓起她的手，說道：“青鳳，我們結婚吧！”

“什麼？”青鳳一把甩開他的手，跳了起來，“你說什麼？”

志強一點也不驚慌，望着她重複地說道：“青鳳，我說，我們結婚吧！”

青鳳漲紅了臉，說道：“你發昏了吧，我才十七歲哩。你淨想這些！”

志強也漲紅了臉，趕忙分辯道：“青鳳，你聽我說，我不是淨想這些，你不知道，過幾天我怕要走了。我今年正二十歲，身體這麼好，那天征兵登記，我們檢查了身體，合格了，等通知書

一来我就要入伍了。我一去就要去几年，我不放心你！我要結了婚再走。十七岁不要紧，你長得这么高大，說十八岁也有人相信的。”

“不！我不！”青鳳惶惑地搖着头：“十七岁这么早就結婚干什么呀！三年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等你回来再說吧！”

志强失望地嘆了口气，說道：“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，姑娘的心十八变，我不在，你就記不得我了。”他突然頑强的望着她道：“你不答应，我被征上了也不走。”

“你……”青鳳急了起来：“你这个人生的什么脾气。你不走不怕别人笑話你么？你走也罢，不走也罢，反正我在这几年內不結婚。結了婚，又是家庭又是孩子，什么事也做不成。”

志强望着她，好半天不說話。看来，不管怎样說，她也沒法說服这姑娘现在就嫁給他的。可是，說不定迟几天他就要走了。近来这年青人的心里涌起了一股依恋的情感，这情感似細細的火苗，長久長久地在燃燒着他。他苦惱地望着她，訴苦似的說道：

“青鳳，我的命运多不好，从前的苦日子不說它了。解放后，我的祖父被土匪杀了，現在我才和一个姑娘相好，原以为今后可以过些好日子了，誰知道不早不迟又得去当兵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才是。要是我們結了婚，那就好了。”

、“那万万不成！”青鳳斬釘截鉄地說。

阿强嘆了口气，什么也不說了。

山頂上又响了一声唢呐，又一个青年从山上下来了。青鳳認得，这就是阿强的朋友阿聪。他不慌不忙从山頂慢慢走下来，走到他倆面前，双手在腰間一叉，眯着眼睛問道：

“怎么，談判好了么？”

青鳳看着阿聰，他和阿強剛剛相反，那一個是又紅又黑，骨粗肉壯的；他卻又長又瘦，象一條竹似的。真不知道他倆怎麼會成為這麼要好的朋友。看到阿聰象煞有介事似的站着，青鳳不禁嗤味一聲笑起來：

“你笑什麼？”阿聰生氣地問道。

“我笑你这瘦猴子，誰要你當兵哩！你又不象我們的民兵隊長李奇海，又棒，又有勁。”她知道這家伙這半個月來想入伍想到發瘋了，他常說：“當解放軍端支槍，走南闖北，打敵人，抓特務，人人敬仰，最是痛快！”那天體格檢查，他害怕身體瘦弱會不合格，特別找了一條錢袋，里面裝滿了鵝卵石子，捆在腰間。不料在醫院里，護士要他脫下衣服來檢查；他慌了，一失手，鵝卵石子撒了一地。村里的人好幾天還笑着談論這件事哩！所以青鳳故意拿這件事來氣他。阿聰被青鳳這一激，衝着她叫道：

“要是我真去成了，我要扭扁你的嘴巴！”

“你去不成的，瘦猴子；你去成了，我送你一雙鞋。”青鳳半玩笑半奚落的對他說。

“送給阿強吧！只怕你不讓他去！”阿聰狠狠地回嘴。

青鳳的臉兒刷地紅了道：“去他的十二個我也不要緊，你这猴子嘴巴亂咬舌頭！”

阿強听了這話，臉色馬上陰暗了下來，他扯了扯阿聰，說道：“我們走吧，別和這小丫頭爭三吵四了。”

兩個人離開了青鳳，一直向山上走去。他們走過一行行的茶畝地，看着在衰黃的荒草中閃着鮮綠的茶苗，想起去年他們

頂着北風，和几个青年“打头陣”鑽到山里来开荒的情景。現在，到底看到这些宝贝成長起来啦！兩人就象已看到了明年的春天，茶树吐出了新綠的嫩芽，山谷里飄着扑鼻的茶香。

青鳳在山谷里突然唱起山歌来了，声音又清又脆，就象三月春天里的黄鶯在歌唱：

茶树青青在山头，
茶叶黄黄香九洲；
妹在山中舀杯水，
煎杯香茶遣哥愁。

阿聰碰碰阿强的手臂，眯着眼睛說道：“听，她是唱給你听的。”

阿强沒有理会他，他听得着迷了，痴痴地凝望着山谷。

突然，阿聰不知为什么猛然扯了阿强一下吃惊地大声喊起来：“哎哟！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一塊大石正从山上骨碌碌的滾下来，它拍达拍达地打到梯地上，打断了茶苗，又跳下来滾向下一級……。跳起来，滾下去，跳起来，滾下去。在它經過的路上，一株株的茶苗可憐地折断了……。他倆屏息着呼吸，痛苦地望着那飞快向下滾的石头，石头打在茶苗上就象打在他们的心上似的。

他們还来不及眨眼，在山頂上又出現了第二塊石头，這一塊比剛才那一塊更大，正以可怕的声势往下滾。

阿强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迎着石头飞跑过去。就在这一瞬間，阿聰突然喊起来：“山頂上有人！”

阿强猛然收住脚步，向山頂看了一眼，他就象一头被激怒了的水牛，弯下身子，朝山頂冲去……。阿聰也紧捏着拳头，咬

着牙，紧紧地跟在后边。

的确，山顶上有一个人，他正在弯着腰，一锄一锄地挖着泥土。在他身旁放着几块石头，另一边放着一只竹筐。

阿强怒气冲冲地喊道：“錢德仁，你为什么向山下滚石头！”

錢德仁抬起头来，好半天才淡淡的說道：“怎么？滚石头也犯着你了么？我没有米飯了，上山挖几株黄狗头吃，几块大石阻路，我把它推下去了。”

阿强看到他鼻子朝天地答話，气得双眉直竖，恨恨的道：“你下山看看，打坏了多少茶苗，你也是社員，一点也不知道爱惜！”

阿聪圆溜溜的眼睛瞟了他一下，說道：“你一点也不象社員，倒有点象故意捣蛋的。只要是曙明社的人，都知道下面有茶苗呀！”

阿聪的話才脫口，錢德仁就象头被打着了的狗，咆哮着道：“什么！？你說我是故意的？我也是社員，我是故意的！？那不是反革命了么？你这小杂种，講話可得量付一下。”錢德仁說着，气呼呼的撩起衣袖，向阿聪走过来。

阿强往中間一插，胸脯一挺道：“怎么，想打人么？”他搖了搖臂膀，一塊塊結实的肌肉在單衣底下突突的跳动：“你不要凶！我还要报告社里，打折的茶苗都要你种上，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。”

錢德仁看見阿强象一尊金剛似的向着他，也就不敢上来。他轉过身来，拿起鋤头，气憤憤的道：“随你的便吧！老子还要找吃的。”說着徑自挖他的泥去了。

不知怎的，阿强和阿聪一向都討厭錢德仁这家伙。虽說他从前給地主陆世豪做过工，划阶级时划他是个农民。可是他算是个什么样的农民呀，一向不和农民兄弟来往，用眼角冷冷地、陰私私地瞧人，那神气就象地主鬼看翻身农民一样，人人都說他是半黑半白的家伙，要不是合作化这一大風暴，社里准不会吸收这样的人。入了社他做的工夫总沒有一样是好的，他就像一头“屎坑(毛廁)狗”一样招人討厭，編到这个队这个队不要他，編到那个队那个队也不要他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安插了下来，他却三朝兩日的和人們吵架。今天，他又不出工了。

阿聪厭惡地看了他一眼，招呼阿强道：“走吧！”又轉过臉来对錢德仁道：“要是再有石头滾下来，我就拉你到社長那里去。”

当两个青年走过了另一个山崗的时候，錢德仁惡狠狠地向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，低声地咒罵道：“呸！老子还要給你一把火！”

冬天的日子短，太陽又傍山了，山溝里突然傳出青鳳那清脆响亮的声音：“喂！阿聪你回去时告訴社里，我把牛赶到茶寮成勤伯那里过夜啦！”

只听得阿聪尖亮的声音回答道：“青鳳，我們也不回去啦！我和阿强也跟你一同到成勤伯那儿去。”

声音在山崗里此起彼伏地呼唤着，伴着牛梆哐啦哐啦的响声，逐漸远去了。

山上的錢德仁，側着耳朵听了一回，突然背起空籬筐，連滾帶跑的，匆忙下山去了。

二

成勤伯住在山溝尽头的的一个茶寮里。

沿着逐漸升高的茶山山溝往里走，迎面就碰到一个狹狹的山坳。进了山坳，一座嶄新的茶寮就出現在面前。茶寮屋頂上的茅草还閃耀着新鮮的金黃色，架屋的桁条还噴着芬芳的松脂香。屋面前有着二三十亩開闊地。山嶺把这地方圍得紧紧密密的，只有那山坳是唯一的出口；这儿好象一个用山圍起来的院落，一年四季都暖和和的。

茶寮是曙明農業生产合作社为了開發荒山，經營多种作物而盖起来的。拿轉業軍人李奇海的話說：“这是向荒山进攻的一个据点！”的确，茶寮建成后，山溝里立刻出現了羊群和鷄群，茶地沿着山溝兩边开出来了。茶寮不仅成了养鷄場，还成了羊舍，成了管理茶山的机关，將來还要成为加工業的工厂。放牛的青鳳时常把牛赶进山溝里放牧，晚上不回去时，就把牛赶进茶寮里过夜。牛群在这水清草綠的地方覓食，只只都長得油黑肥壯。

乡联社把管理茶山、看养山羊和鷄群这件重大的事情，交給了全乡最能干的老头成勤伯。不到半年，成勤伯就把茶寮变成了山溝里的花园；屋頂爬滿了牽牛花，屋前長滿了大南瓜。人們来到山溝里，都喜欢到这里歇一歇，看一看。

成勤伯是个單身的老头，一向无牽无挂。到了山上，他全心全意要把这里搞好，因此工作十分起勁。但山上不同乡里，成勤伯有时也感到很寂寞。这里，白天还有些来往的人，但一到夜晚就靜幽幽的，只有那山風扫过陰靜的树林，扫过滿山遍

地的野草發出的沙沙聲，孤寂地、單調地响着。他时常一个人咬着旱烟管，靜靜地坐到天亮。每逢这样的夜晚，他总特別渴念着几个不时在夜晚光临的小客人：一个是放牛的謹慎嫻靜的青鳳，一个是終日愛鬧愛玩，力大如牛的阿强，一个是精乖伶俐，和阿强形影不离的阿聰。青鳳来时总帶着她那一群牛，而这两个男孩子呢，总象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叫人感到十分突然。不管是哪一个到来，成勤伯总是十分高兴的，他会滔滔不絕地和他們談个不休，講故事啦，講村里的历史啦……。但这样欢快的夜晚畢竟是少有的。

这一天傍晚，当三个青年人一起出現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心里乐开了。可是，他还是抑制着笑容，厉声地喝問阿强和阿聰道：

“看你們‘野’成这个样子，成天在外面跑，你們担心茶山管不好么？有我成勤伯在这里呢！”他的目光在阿强的身上打量了一下：“看，你的衣服又勾破了，你知道多少錢一尺布哪！后生人，什么也不知道爱惜，真是不象話。”突然，他又大声地向他們命令道：“好吧！来到我这里就得工作。阿强，你帮青鳳把牛圈好，阿聰，你帮我喂鷄。誰要是偷懶，就不給飯吃。”

两个青年人虽然很累了，可是他們还是高高兴兴地依照成勤伯的吩咐去做了。他倆知道，等一下就有丰盛的獎賞。这老头会把最好吃的东西拿来招待他們的。

等他們兩人把一切都做好以后，成勤伯對他們說道：“做飯吧！你們想吃什么菜，炒鷄蛋？炒花生？滷南瓜飯？好么！？”

阿强听了，口水直流，但还是裝腔作勢說：“这太打攪你啦，成勤伯。”

成勳伯哈哈大笑道：“看你这小鬼，假正經，吃吧！我一年有二百多个劳动日，你們不帮我吃些，我一个人哪能吃得完。”

晚上，山溝里回蕩着他們几个人的欢笑声，一直到深夜。

这一晚，大家都睡得甜甜的，就只有阿强睡不着。半夜，他爬起来，悄悄地跑到青鳳睡覺的地方，坐下来听着她那甜蜜蜜的鼾声，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；他也和她一塊看过牛，那时她很小，他时常和她一起分嵩子、跳飞机，贏了，就拼命的訕笑她，輸了就打她。她打他不过，就远远地躲开，罵他做野山猪，野猴子。但过了几天，他們放牛碰在一起时，就又兴高采烈的在一塊儿玩了。社成立时，象她那样的年紀本来就不是干看牛活的人，但她养牛实在养得好，人們还是把社里十几头牛托給她照养。去年她得了模范飼养員的称号，到过县里开会。从那时起，这姑娘就深深地吸引了他，后来他們终于相好起来了。不知怎的，阿强总觉得青鳳是村里最好的姑娘，說不定那天有个缺德的小伙子会把她从自己手里搶了过去，因此，他老是担心她会不会和他一直相好下去。今天，她拒絕了他的請求，就更使阿强苦惱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他希望青鳳能說出一些使他放心的知心話，不止是說一遍，而是要說十遍、百遍。可是，他却不知道，青鳳不是那么爱嚙嚙的人，因此，他深深苦惱着。为了青鳳和社里的一切，他不想入伍，但因为自己又是个不甘落后的青年，他不愿担个落后分子的名称。

他很想把青鳳叫醒，和她到外面去再談一談；可是他又不敢，怕她生气。而她实在也是很累了。阿强坐了一会，憂郁地走出了房子，想去看看她的牛群。突然他听到后山有一种奇怪的必必剝剝的声响，他吃惊地繞到屋后一看，只見那里的山坡

上，一片熊熊的火光正順着山坡卷下来。它扩大得真快，一轉眼就要扑到屋后，只要这熊熊的烈火舐上了茅屋頂，一場可怕的灾禍就无法避免了。

阿强象被人当头打了一棍似的愣了一下，便昏头昏腦的大叫起来：“火呀！起来救火呀！”

首先鑽出来的是成勤伯，接着青鳳和阿聰也跑出来了。成勤伯惊駭的看着火光，臉色一下子就煞白了。他順手拖过一把生松枝，吩咐每人拿一把，抖着声音叫道：“不要怕，都随我来，打呀！”說着大家一齐向烈火扑去。

只有阿聰在半路上，忽的掉轉身子停了下来。他对阿强道：“这火起得古怪，我得到屋前去守着——”說着也不等阿强回答，就倒拖着松枝走了。

阿强冲向火堆，剛打了几下便听到屋前阿聰的一声大喊：“来人呀！有……”声音一下子就啞了。阿强扔下松枝，象一枝突然脫了弓的箭，嗖的冲上前去。

屋前欄柵外，两个黑黢黢的人影正在搏斗。另外的一个正在草地上掄着火把，火焰立刻象一头被突然縱放出来的紅毛獅子，瘋狂的滿地乱滾。阿强大吼一声：“媽的！老子捏碎你这些狗杂种！”

随着一声吆喝，两个黑影子撒腿就跑。阿强眼睛冒出火来，脚步一紧象一顆出膛的子彈，尾追着两个黑影去了。

阿聰也跟着追了上去，但一下子就落在阿强的后头。阿强回过头来大声喊道：“你不要来，快救火！要不，火会把一切都燒光的！”

这时，成勤伯也从后面赶过来了，他大声喊道：“阿强，你

一个人，不要去！”可是，阿强一閃就在黑暗中消失了。成勤伯急得不住的躁脚。他面前的火焰迫使他停止了說話，他举起松枝，又向火焰扑了过去。

阿聪呆了一下，看到那一团团的火球滚开去，烫人的热气直抵到他的脸上。他用颤抖的手揩掉了鼻孔底下的血——那是刚才搏斗时給特务打伤了的，他又毫不犹豫地掄起松枝，跟着成勤伯，左一下右一下的扑打起来。

现在，是两个火头包围着茶寮了，山后那一个离茶寮还远一点，就是茶寮前面这一个最要命。成勤伯看到阿聪没有多大气力，便把在山后的青凤也叫了过来。三个人拼命打着这个火头。

火焰象一群会飞的老鸦一般奔騰飞躍，又象一只要吃人的紅毛獅子就地卷来，一团团的热風就象要把人举到空中似的，烘热的气流把成勤伯烤蒸着，他觉得自己的肚子里也燃起火来了。他万万想不到会發生这样的事情的，心中的憤怒也正和外面的烈火燒得一样旺。他咬着牙齿，双眼血紅的瞪着火光，掄着生松枝，象旋風似的扫来扫去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狠狠地咒罵：“狗特务！杂种，我要是捉住你，我要把你捏成肉餅，用火来烤，用油来煎你！”他把滿腔的憤怒都發泄在火焰上，他冲着，沿着火圈，劈劈啪啪地打。他冲到那里，火焰就熄到那里。

最危險的一个火头终于被扑灭了。可是山后的那个火头却扩大了。它夾着山風，呼嚕嚕的，一头伸向茶寮，一头窜向山脊，沿着山脊向茶地卷开去。整个茶山就象沉在火海里一般。

“怎么办呀？”青凤望着成勤伯，惊惶得快要哭了。

成勤伯紧握着拳头，大声喊道：“擋住它！一定要擋住它！”

社里的人一定看到了火，等一会就会来的。”他轉过头来对青鳳道：“趁早，你把牛羊赶出山坳去，走散了，明天还可找回来，要不，等一会都得被燒死！”

青鳳盯着那冲天的火焰，迟疑着，好象說：“我去了人更少了，我怎么能走开啊！”成勤伯大声喝道：“还不快走！燒死了我們不要紧，燒死了社里这么多牛，对得起大家么？快走！”

青鳳含着眼泪奔下去了。阿聪跟着成勤伯，揮舞着松树枝，冲进火焰中去，他倆分头向兩旁打。火比剛才更猛烈了，它就象一条狠毒的大火蟒，拼死而又頑强地乱窜，扑熄了的地方，不一会又被旁边的火舌帶燃了。干枯的野草就象浸过火油一般，沾着一点火星就燃燒起来。阿聪觉得双手愈来愈沉重了，那一把生松枝就象千斤重的石担墜着双手，喉嚨里也象着了火，眼冒金星，他觉得自己昏昏騰騰的象跟着火舌飞上了天空。他一脚踏着一塊滾动的石头，身子一晃，骨碌碌地滾了下去，意外地一直滾到一个泥水窩旁边，他再也无力爬起来。息一会儿吧！就是息一会儿也是好的。他喘着气，發狂地喝着泥窩里的水。水窩里倒影着山上瘋狂跳动的火舌。他在昏迷中，好象看見那火舌忽的化成了一級級一行行的茶畚地，那剛成長起来的茶树迎風搖曳；青鳳放养的肥黑壯实的牛群在山溝里跳躍；成勤伯在山上抱着溫順的小羊羔；母鷄下着拳头大的鷄蛋……。可是，这一切突然又变成了通紅的火焰，滿山飞舞……。阿聪猛然跳起身来，但搖晃了一陣又倒了下去，他觉得再沒有力气举起那扑火的树枝了。

……晚飯时鷄蛋的香味还留在嘴里……阿强大概正拼命追赶着坏蛋，也許在那一个山崖上拼命呢。……那特务狗杂